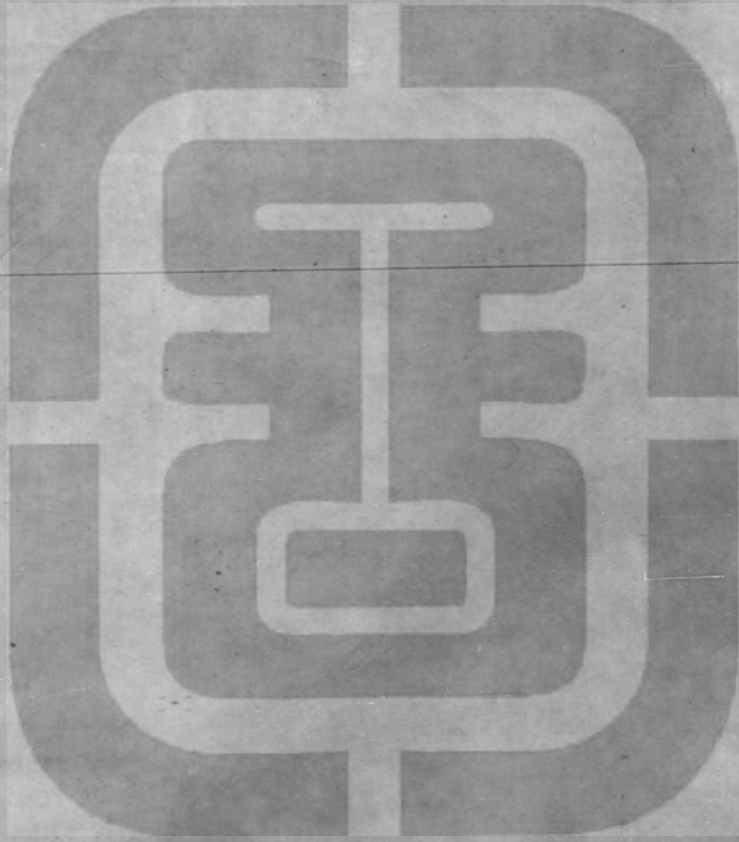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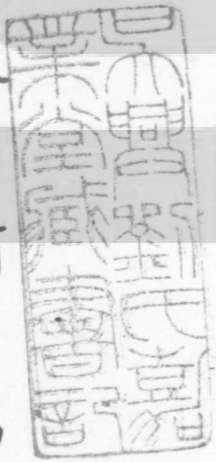
望雲樓稿卷十七

右列及題目俱高一字今後寫去望以正

書劄

復同年督蔡元履年兄

古吳念陽徐如珂季鳴父著



芥

今天下有两難題首曰遠次曰黔而當事謂遠難而黔易故海内物力往往盡用之榆關而於黔則惟以一楚走應而已夫以海内供一遠而尚不足豈有以一楚走全黔而易為加者哉第前東有屯田鼓鑄事例三議盖亦慮黔之難而為此不得已之計也荷年翁虛心採納

悉見施行。伏讀大疏。則三者俱已有次第。即屯田望在
有秋。鼓鑄需以歲月。而事例亦非旦夕可致。要以日積
月累。有時而益。則筭計見效。無如此三策便也。况年翁
有緩急二局之疏。業奉 旨下部。其必出於緩局也。明
矣。餉以百二十萬為額。則非強人以難成功。以兩年為
期。又非太遲而寡效。廟堂之上。謂宜力任此說。而何
其置督臣如置奕碁也。語云。臨敵不可易將。將且不可
輕易。而况將將者耶。奉一命而往。奉一命而退。此於年
翁何損。獨惜一國家之事。既使一人深而入之。又使一

人淺而嘗之。幾何其不敗乃公事也。邦治兵治河皆專

朱上老

門之學也。朱上虞年見開新泐五十里。使黃河盡失其
險。功已成矣。而身且懸車。我年翁策黔事兩年。即彛情
盡在目中。殲之易耳。而身且弛擔。不知一國家何惡於
勞臣才臣。而偏使不行其志。又何取於病臣制臣。而奪
情起復者。往往見告也。言至此。不自知其有觸時忌。
然而為黔也。為一國也。非為私也。年翁去而身名於是
乎。兩全黔失年翁而戰守於是乎。無據矣。感事激衷。不
覺媿媿。惟垂翁諒焉。

垂

丑弁入黔，匆匆附候台社，不恭殊甚，乃蒙使命之辱，重以腆貺，是拋磚而引玉也。感愧感愧，將才實難，誠如台諭。第在蜀時，見人人自以為大將，卒無有當先赴敵者。總而命之曰：畏賊如虎，不意黔之無將，與蜀同也。至於大將，不惟怕死，無且愛錢，何怪乎士卒之不用命哉！第謂當今兩難題，須得一真將軍，方可了之。而真將軍，非可求之武弁中也。意必吾輩登壇，儒函而掛大將軍之印，庶幾東方西事，有平定之日乎。此言雖戲，近乎至理。

自命非常

然且可為知者道。難為他人言也。便旋鳴謝，不盡欲談。

○復南樞部劉申明

承教太夫人思念鄉井，意欲得請以行，此係至情，豈不仰體。惟是黔中殘破，廬舍荒蕪，則今日之宦邸，即臺下之家園也。此去舊籍宣城不遠，孰非桑梓，而乃欲舍清署入危黔，豈計之得者乎。况榮陞選君，又當軍政，南曹惟樞部為要，而南樞惟五年考選尤要。臨期而去之，似乎畏難，即當事亦決不肯代題也。夫黔地之不可入，既如彼，而樞務之不可辭，又如此，孰若奉太夫人優游，即

舍朝夕承歡、既以祿養為色養、又以積日為累勞、異日轉一監司、博一恩詔、豈不休哉、而乃欲請告侍養、出於士庶人之孝、乎此萬萬不可者、即以鄙言告之、太夫人可也、南中新道長羅瑤、老不佞、舊相知、亦同鄉也、偶問南中人望、不佞以臺下為首舉、相晤後、倘可深言、不妨以大功及苦情一悉之耳。

復張真人

臺下紹累世之洪庥、司先天之秘訣、災祥休咎、雖天行之所不時、而祈禳消弭、乃神道之所不廢、謝一恩之役、

自當承襲、此令甲之一定者、大疏至、已於朔日上——聞矣、出納章奏、故司職掌、而何煩手教之惓惓乎、厚貺萬不敢承、肅此璧謝、不宣。

復王二溟年兄

小闕分袂、迄今兩易寒暑、中間缺焉、候問負歎、可知辱使命、遠存益、以腆貺、薄雲高誼、感烏容、已接手教、諄諄此不待年兄命及、而弟已久懷不平者、奢逆發難之時、年兄受事最早、積勞又最深、其餘司道濟濟、皆後來者耳、乃與年兄同大叅者、已儼然建牙、後年兄稱憲副者、

亦居然開府而年兄獨浮沉藩臬何耶第以昔年放逐
叨冒今曹不然則亦老於蜀中已矣同病相憐敢不痛
癢相念昨承教後即與同鄉諸老再三商之無不以為
年兄勞苦功高便當膺節鉞之任即不然暫借京卿一
席以為六月息是亦體恤勞臣之意也無奈京堂太多
昨冬已奉停陞之旨而倪禹老一疏凡仕蜀者議欲
加銜久仕幸部覆有川西川北不在此例之語則量移
內地是亦事之可圖者茲為年兄計當先轉一右轄以
脫離苦海此時遇有巡撫缺出固屬厚幸即使需次內
召亦不失為小正卿不猶愈於第之款段兩年者乎第
承年兄披牒相示不敢不吐其愚如此若苟可效犬馬
而不惟力是視非夫矣敬勒短箋附使鳴謝臨函無似
依依

8 ○復徐代巡公祖

竊竊幸皇天之不棄我吳也大浸之後豈惟無歲幾乎
無民荷蒙老祖臺軫念時艱多方拯救汲汲乎為災黎
請命至再至三民是以知上之不我遺也寧啼飢而不
敢負公稅寧餓死而不敢即於匪彝且也久雨乍霽二

麥半收。揮蔣方輿。有秋可望。較之往歲。不啻天淵。孰非
老公祖之所賜耶。璵與吳民身受其庇。故不覺慶幸若
此。非敢為諛也。嘉定永折。幸無變計。此則聖王之德
意。實由大疏之幹旋。璵則何能而敢煩蓋及乎。當今
主上精明無二。羣臣救過不遑。凡在有位。盡非其舊。璵
獨以生平孤立。幸而苟全。近則量移庖司。益覺非據。鼠
腹既滿。驢技又窮。不知老公祖何以策之乎。便旋附報。
統祈炤亮。不宣。

復黔按成傳元憲公祖

璵聞古之成大事者。捐金恣出入。不問謗書。至盈筐不
惑。即有街亭好水之失事。亦委任不疑。故能轉敗為功。
而天下終將賴之。今一國家之於黔。何如哉。捐三楚
以供孤黔。意非不美也。而零星不足數。緩急不應。手如
窶人。恃一富翁。朝丐數金焉。暮貸擔石焉。便欲為其所
為。斯以難矣。五如春時。已積亦在家。所有璵以為老
公祖宜撫黔。老公祖所舉之謝。宜撫滇。而責之應援。蔡
元老宜代朱恒老撫蜀。而以總督節制三省。則其聲氣
素相求。心手素相習。兩年以內。未有不平定西南者也。

西——廟堂之上。以意為位置。至使蔡元老得弛其擔而
老公祖仍以舊銜彈壓。且禁前所謂繫責育之手。而責
以引千鈞者。不益信乎。舉動若此。似乎不知老公祖者
而近日又議不使得代而去。又似深知老公祖者。則老
公祖之責愈重。而心愈苦矣。讀大教曰。如此痴人。豈能
了天下事。噫。天下賴有此痴人耳。使皆掉臂而去。一國
家安危。誰與共之。再讀勞極病深一疏。一句一字皆從
忠肝義膽流出。即鐵石人聞之。未有不酸鼻者矣。假令
每事從心。每事湊手。有不早奏膚功者哉。而至今抑鬱

以求去。大可慨已。伏望老公祖安意以待。磨勵以需。俟
兩省協應。一舉克之。西南半壁。孰非台臺再造功也。感
事激衷。語多草率。伏惟恕其狂愚。曷勝幸甚。

諭黔中都司王國楨

六月望後。得傳按院書。盛稱將軍忠勇可任。不覺大喜。
以為得所依歸也。及月杪。獲接稟帖。具見惓惓念舊之
情。至所述傳按院監軍之勞苦。撫士之優厚。殺賊之驍
勇。真可謂萬里長城哉。近廟堂之上。不允請代。惟以平
定為期。真西南百萬生靈之幸矣。將軍前隨不佞深入

不毛。今又棲身於無廩無廨之所。聞之慨然。但清白家傳。忠義自許。努力成功。他年富貴。固自在也。不佞近轉光祿。益覺非據。此知己所樂聞。故并及之。萬里之外。保身為重。保身乃所以報一國也。

○復胡懷南年兄

自白下一奉色笑。骨肉之愛。藹然如昨。分袂以來。未嘗不勞勞。夢睫也。恭惟年翁心事光明正大。人品磊落孤高。綽有先民之風。不諧世俗之見。試觀數載留曹四年。罔少人皆速化。我獨積薪。孰非得罪門戶之所致歟。今

天子勵精於上。凡有淹抑。無不耀於光明。而况年翁出處甚明。其久屈而伸。當無疑也。自陳一疏。本不足煩台慮。既教及之。敢不如命。已一一達之。政府相公旦晚有溫旨矣。第才拙數奇。動遭屯難。西川之役。至以性命博功名。今之忝竊。皆僥倖耳。尚敢有他望乎。草復未申。積悃。憑楮。無任懸依。

○復舊制臺張涵月

謹啟。台臺樹汾陽之功。而不蒙介推之祿。璫有慨于中久矣。近且以伏波之薏苡。騰樂羊之謗書。則公論幾于

晦冥、世界幾于反覆、所以為不平而鳴、不覺言之喋喋也。幸當事大有主持、一則曰該部議覆、再則曰遽難懸坐、頓使妨賢妨功之輩、無所售其計、則九廟神靈、實式憑之、其關係豈小小哉。行勘一事、地方自有公論、在事自有良心、有無虛實、斷難誣捏、但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彼中凡與聞此事者、莫不難訟言直之、惟新軍門不知平日議論何如、更得一人達之、為妙。然此公素以正直自負、恐不肯徇一時之毀譽、枉萬世之是非也。至甘心下石者、復有數萬打點之說、此即二十萬饋遺之說。

其為不根益甚、不足辨耳。昨奉兵高營老議覆蜀事、末有川功當叙一段、業奉俞旨、且行彼中覆勘矣。諛言既將消釋、庸功又復發揮、聖天子論功行賞、孰有出台臺右者、伏望為國自玉、以迓多福、以膺新命、忝在舊屬、可勝彈冠之至哉。肅此布復、不禁神馳。

○復文受寰年兄

前者老年翁控辭、新命正值小第代庖之日、雖據實上聞、然心知其不允也。今再奉手劄、一片苦情、讀之心動、第敢漠然視之、即走謁徽鄉相公、為老年翁轉懇者。

百端而相公以為天子倚毗方殷似難遽諧所請即遭際不堪亦可遣也。若不以弟言為然者而適觀明旨果督促就道矣。弟深服當事之有主持而自愧其前言之失也。上意已定萬無再瀆之理。伏惟老年翁慨然命駕中外幸甚。

復晉撫柯和山

署中獲領大教令人茅塞頓開自奉違以來索居者半載而鄙吝不覺萌生始信端人益友不可頃刻離也。每從大疏中窺台臺鎮撫方畧處兵食交窮之會而調停

有方當釁孽易萌之秋而綢繆甚豫豈惟可以惠三晉即此可以綏四方所以使聖天子無西顧之憂者實於是乎在而乃諄諄詢及芻蕘亦何容贊一詞哉。至於弟東海孤踪原無遠大之畧中朝末品豈有非分之思碌碌銀臺量移庖署亦云幸矣而敢望台臺所期許乎敬勅數行以報台命臨楮瞻淚

〇〇〇〇 復總河朱上虞年兄

事有不可理而解可以意而揣者則年翁近日之事是已。夫年翁近日取忌之由弟誠不知其詳然以弟生平

之所覩記則年翁于胡非有莫逆之交而于田非有睚
眦之隙也田方抱病里居何以疏入長安即第舊衙門
上之何以取 者如寄此其故殆不可知故曰不可理
而解也然味虛聲實政之 旨則非汎汎無心之言矣
此其情見乎詞必為年翁大不相知之人故曰可以憶
而揣也夫年翁孺慕在心方以得歸為幸區區此官何
足介意獨惜一國家委用大臣既已不覺其施又以單
詞而偏聽焉灰天下任事之心必從此始矣第馬齒已
長雞肋未捐近日之轉蓋浮沉金馬門以示吏隱非其

好也承諭光祿與一內甚近慎之慎之此藥石之言敬
奉以周旋矣捐助一疏尤得忠臣去國不忘其一君之
諷所謂寧使人員我不可使我負 君于年翁見之者
也台駕將發良晤何期伏惟善自珍攝不勝大願臨書
無似依依

○復宣撫張明衡

自乙卯冬朅以南曹即于役都門道經古徐而台臺政
聲籍甚私心竇嚮往焉自後借重雲中敬歷藩臬威名
孔著遠邇聞之每遇邊撫缺出未嘗不為台臺首屈一

指而節鉞之。命果下矣。夫以生平嚮往之人。適符私相期許之雅。蓋未覲面而神已交。特無從少效款曲耳。所幸者宣鎮去都下不數百里。而遙將從閒曹碌碌之餘。傾耳赫聲濯靈。則此地為最近。固稱大快也。寸箋附復。無似瞻企。

○致徐崑雲銓部

第謏劣無似。拙宦三十年。曾未有物色塵埃中者。荷蒙台臺過愛。平時推轂疊疊不置。而銀臺一轉。又不謁而得之。至謂第不作昨賢興趣。噫。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台

臺。與上老而已。近朝廷綜核。仕路甚危。而第碌碌庸庸。叨轉庖署。則皆台臺公論之所留也。獨上老不知得罪何人。始以九列而一辭。即放。繼以卓辭而三黜。以行豈不灰天下豪傑任事之心。而傷國家任用大臣之體哉。矧然。老年伯母在堂。即三公不以易也。上老求歸得歸。欲養得養。于願遂矣。一官何足以介意哉。便問希為道意。茲因朱吟餘入蜀之便。附候台祉。不莊不備。統祈鑒原。吟餘以其乃祖秋崖公。事每欲叩閣陳情。第特為封進。而當事以為年遠不允所請。噫。年遠陳乞者無

慮數十輩。而往往得旨。獨于秋崖公新之。庶吏不可為哉。茲吟餘將挾丹青以糊其口。楚蜀之遊。萬非得已。若夫吹噓培植。台臺素有同心。第又何贅焉。謂情縷縷容再悉。

復毛撫臺公祖

謹啟。國家帑藏空虛。固未有如今日之甚。而其竭澤焚林。更無一毫餘地。亦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如抽工食。徵雜項。括贖錢。搜交際。業已取盡錨銖矣。至并協濟海防銀兩。一旦盡欲起解。萬一地方有事。何以應之。宜老

公祖之抗章以爭也。伏讀大疏。懷隱憂。陳利害。侃侃然詞嚴義正。真足以動明主之聽。矣。適敝鄉諸老相與謀之。云。廟堂之上。尚疑此項銀兩。在有無之間。而此疏一進。是明言其有是數也。則必盡數起解無疑矣。意欲姑緩之。以觀其後。不識老公祖以為何如。雖離銀臺。而仰承鼎劄。惟恐有負台命。故敢據實以報。伏惟崇炤。不宣。

復江右郭撫臺

京師荷沐。教愛感佩不淺。及榮發未遑。祖道郊關。負歎

何似恭惟台臺品望如山如斗久稱殿上夔龍壯猷允
文允武不愧師中韓范况以舊遊之地展新發之劓其
於軍民之利病財賦之盈虧吏治之污隆宗祿之增減
必有燭炤數計而批卻導窾者乃大教云今昔異感何
所救藥某以為知其病者即是良方台臺已獨得要訣
矣某何能贅一詞哉肅此仰報台命臨穎無似瞻馳

○復川紳張景銘

屢辱手教深荷垂情即君歸方欲附數行舉候台祉而
其行如駛遂未及一通情愫負疚良深每念台臺首倡

義旗尅復堅城勞在枌榆功在社稷而蜀功未叙至今
寤歌考槃第輩何能為情歟近大司馬有意叙覆已將
搗策功次行蜀中覆勘矣但不知吳按臺任內肯料理
此事否若得早勘早題俾文武將吏早沾陞賞其于激
發天下大有關係又不獨專為蜀而已也聞台臺起居
甚適精神甚旺絲綸隱于渭濱意不久有後車之載耶
第兩載碌碌無所短長量移庖司益覺非據惟是積勞
之後處以清閒守拙保身亦厚幸矣即君有大才兼有
大功當事自應優處亦因蜀功未叙權咨部院有缺旦

晚當即補也。鴻便附候台社，微物少致芹思，惟冀筦存是禱。

復朱玉槎年兄

期托在同籍三十餘年矣。中間南輪北轅，既萍梗之不相值，而魚沉鴈杳，復音問之不相通。悠悠我思，惟勤之夢寐而已。邇者聖天子思念舊德，渙發新綸，起年翁於田間，佐邦禁之重任，豈惟朝野人士喁喁想望，丰采即弟得所依歸，私心幸焉。乃使讀鼎劄，若以丘壑為適，而有意于引咎，諸大疏既到銀臺，自封進矣。但安石

不出，如蒼生何。

聖意已定，萬無允放之理。而時事孔

亟，尤需幹濟之才。

况鄂某重任乎。

伏望老年爾即日戒途，以慰輿情。以

膺聖眷，中外幸甚。

候蘇松道張問菴公祖

淪城之役，璫不自量力，與豺虎爭一旦之命，荷蒙老公祖率死士赴勁敵，俾狡焉啟疆者早伏其辜，而封疆之吏亦得少逭罪戾，則台臺之有造於璫也久矣。迹者聖天子惠顧東南，舉三吳重地，煩老公祖彈壓之，以其奠維桑者，撐半壁之邦，海以其芟大難者，甦久困之民。

力凡在宇下何其幸焉而况朏素執鞭弭久荷鑪錘有
不惟忻踴躍者乎聞此上候不盡下情

○復申立渚尊撫

郊闈獲奉色笑、無領教言、久潤鄙悰、為之大慰、最可喜
者、嘗謂台臺諳練邊務、曉暢軍情、亦胸中所自擬耳、乃
今事權在握、而一一親見施行、更足敬也、夫減驕從惜、
置郵不費、有司分文、不請勘合一道、此監司所不能行、
而毅然行之、已足以風有位矣、至讀連事夾雜教語、尤
為獨中肯綮、第嘗謂榆闈之事、如富貴子弟作富貴豪

舉、至於傾貲蕩產、而尚莫之惜、習已成矣、即有善心計
者、繼之、亦難亟挽其敝、不謂闈門然而薊鎮亦復然也、
貢彘一過、而動費八千餘金、始作俑者、其無人心哉、雖
然、吾輩認一分真、便救得一分敝壞、如台臺費盡心力、
臨事自有處分、其節省不問可知矣、如此行事、即以易
海內裕如、而况鎮撫一方、采第所為、且喜且敬者、此也、
使旋附復、無任依依

○致粵中道尊趙

京師沃蒙教雅、欣幸無似、但地主之誼、未盡、榮發又不

及祖道歟為甚耳。今歲軍政在即，一切武弁賢否難逃
台鑒。而第有一二舊屬不能不為先容者，指揮孫昌祚
求騎射習詩書，曾為標下中軍，而忌者往往蜚語中之。
第心知其無他，而其才可驅策，倘予以事任，本弁必能
強自奮勉也。指揮馮耀曾武舉三科，近雖下第而歸，而
膂力方剛，韜鈴素習，不識可委之印屯否。百戶曾天鳳
青年善射，亦曾効用于本衙門，近委管屯，想其事已竣
矣。倘得列在優等，尤大幸也。至于指揮陸即光，前署標
營，大有廉聲，而兩年以來，未見列之薦牘，豈本弁之改

節毀，抑當事未之識也。乞台臺察其心跡，俯賜栽培，曷
勝幸甚。已上諸弁，非有求于第，而第舉其所知，不能置
之惘然，統祈採擇，不備。

復陳古凡侍御

第米鹽凌雜之木，正與庖司相宜。若封疆大任，懼不能
勝矣。乃蒙台臺儼然以邊才為推轂，真所謂愛心勝者
有餘蘗也。早間漱同寅吳生老，亦有此舉，第已辭之，而
台諭業已咨部為之奈何。然台臺獎惜之意，不容不銘
刻也。

○復南中徐道長

接鼎劄知台臺已按部留都秉三尺威稜彈壓根本重地持九鼎清議挽回習俗頽風世道人心大有賴焉欣慰欣慰大疏至即致之舊同寅如期封進業已得旨矣外啟武選即劉國藩弟征蜀時相與同患難者也其人有至性有異才渝之復藺之搗得力於此君居多今同事者皆僉憲且少叅矣而獨循資為郎蓋又有恬操也伏望台臺另具隻眼國士遇之必得一當以自效他日且知弟言之不誣矣

致祿米倉方戶部

謹啟吳縣糧解某某等非寒族則舍親而其餘亦皆敝鄉相知人也客歲大浸稽天田禾悉已成沼而吳民素稱好義不難傾家棄產以供一國賦其米之乾潔數之完足皆不敢有所墮誤惟是驗收之早槩量之平發批之速則在台臺一留意而吳民咸受其福矣肅此混聽無似懇懇

復蜀中吳代巡年兄

謹啟王二溟年兄首尾在蜀已五年矣同事司道上或

開府次或內轉再次亦量移近地未有五年于蜀如二
滇之勞且久者以第愚見欲年臺復命疏中點綴數語
以便當事之優處不識可為之地否蓋在地方而相左
者吾兩人意見之不同而視其勞苦而莫之動念非吾
同籍兄弟一體之誼也故不覺喋喋若此萬乞留意幸
甚幸甚

○復蜀中尹撫臺

鼎陞伏吳門即聞斗山重望如雷震耳已而讀責成邊
道一疏知台臺胸有甲兵百萬又已兩讀官方一疏知

台臺宇宙在手搏腕由心也敬服敬服節鉞之命出於
輿論僉同聖主獨斷中外無不以得人為地方慶而
何資俸之足拘乎惟是兩逆竄伏藺局未終賊彥鴟張
黔禍未歇所以張撻伐而奠西南者似不得不仰費清
心耳然在台臺自有石畫某又何贅焉獨有蜀中將吏
與璠同事者寔不一人司道則有丘六區戴紫宸戴
今涼王二滇皆躬親矢石尚滯外藩而盧懋麗如已作故
人知在鄉紳則有張景銘張罔菴楊華毓皆朝夕行間
未從優叙而程宇鹿且化異物矣在武弁則有金富廉

趙文進馮世脩張頤南皆經年血戰未加一級而李尚清且家無立錐矣在土司則有揚光斗揚光郁揚通木皆陷陣衝鋒未沾一賞而秦明屏且身葬異域矣其本碌碌因人何勞足紀俞邀有天幸叨冒逾涯回視諸人之淪落不偶豈不赧焉內愧乎此所以仰煩清聽冀白臺察其至誠有以為諸人也肅此短箋附報台命諸無倫次可勝主臣

○致頌日華年兄

自奉違年兄以來時雖兩月何啻三秋以寡交少偶之

人處離羣索居之地出入誰與共事朝夕誰與談心真
張張乎其何之矣所幸譽望日隆簡命在即還朝
之期定在明春第可恃以不孤也近奉明旨各舉邊
才而第以年兄為首舉繼之遂有吳生老諸公群而推
轂此亦足見公道之在人心不容泯滅矣茲因歸使之
便附候台祉小揭瞻覽實不足以揄揚萬一也天氣
寒萬千珍玉

候姚現聞詞林

自台翁行後而時事何日異而月不同也彼讒夫者流

初欲肆其媒孽。為顧巖老力挽而止。後竟以其意授之。他人而台翁不免矣。此輩為人作鷹犬。自謂有泰山之藉。而不意與援旋去。真冰山耳。第初謂天啟七年當不見此老。而今先已驗矣。望台翁於讀禮之中。稍節哀毀。怡情順性。以養天和。則方來福祉。固未艾也。爾如第萬里投荒。十年不調。仰仗鼎庇。蹶而復起。况乎品望如台翁。而有久于屈抑者哉。周蓼老事體大畧相同。而出自同鄉後進。尤可恨也。湛持年兄。目下無咎無譽。大都可免。然畢竟不能釋然者。不在舊道尊。而在舊巡方耳。鴻

便略布鄙悰。尚容嗣盡。

致文湛持年兄

缺焉不通聞問者。半載於茲。祇因時事可駭。筆不勝書。而第冷曹碌碌。又耗力於米鹽凌雜間。即欲濡毫無暇也。然而疎濶則已甚矣。罪何可逭。當今主上好精明。而大臣因之以藏拙。朝政好操切。而小臣竊之以行私。其流之弊。遂有今日。如姚現老。周蓼老之不免。常也。如年兄之得免。幸也。如第之竊食大庖。浮沉而已。夫不論人品之賢愚。淑慝。而概以門戶二字。抹殺之。已非清平

之世所宜有。况有風馬牛不相及者。而亦借題殺人。何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此哉。要之身雖隱而名益彰。數雖奇而品愈重。想現老蓼老必有以自慰。而况天道好旋。物極則反。弟前與現老別時。有兩年內斷不見此老之語。今已驗矣。又烏知禍之不為福。而屈之不為伸耶。老年翁雖與楊大洪相善。而其家人扶襯而歸。必不取道吳門。乃好事者謂樞至。閭閻吳人齋醮七日。年翁寔為之倡。因有不肖輩欲從而甘心焉。後知其非真。乃止甚矣。人情之可畏也。弟仰仗鼎庇。量移庖司。上之無折衝

禦侮之任。次之無明諫顯諍之責。循其職。掌司會計。當而已矣。因取江南白糧七萬餘石。親自驗收。主于蘇息解戶。而不使衙役保家。侵牟其中。較之往歲。每縣可省數百餘金。此則弟隨分盡職之一念。僅僅可為知者道。惟是馬齒漸長。雞肋未捐。計一二年間。奉對之期。未敢預擬。殊為耿耿。耳風便附。此數行。餘悚不悉。

致周蓼洲銓部

以弟觀于台翁之事。是何天下小人之多。而君子之少也。初不肖者多。求於台翁。以為不危詞不聳聽。故推入

於門戶一疏而嚴。旨下矣。至于覆舟云云。彼不過裝
點之辭。方心跼蹐而不安。又有一小人面諛其當其人
遂鴟張而無所忌憚甚矣。小人之可畏也。第一言關之
曰。周蓼洲通籍以來。未嘗由水路出閘河。安得有覆舟
之事。聞者以為確論。而適接手教。則弟之言果不謬也。
然以台翁之品之望。無論知與不知。皆以為銓部兩年
門清如水。而金從何來。此亦不待弟辭之畢。而昭昭乎
揭之天下矣。台翁直以蒼狗白衣之幻視之可乎。且身
第竊食大庖碌碌無足為知己道。近日情景畧備于文

起年兄書中。取而閱之。以資撫掌何如。

○復韓運同

憶昔奢逆之難變。起倉卒所在瓦解。而台臺募兵措餉
備極苦心。既能保守孤城。又能恢復鄰邑。即不佞攻剋
重慶。伏庇實多。似此首功。宜有不次優擢。而川功未叙。
致令文武壯猷。優游散地。豈所以展豪傑之大用哉。不
佞生入里門。量移清署。叨冒逾涯。已屬非望。惟是征西
將吏。往往仍其故。吾不免外負知己。內慚本心。耳至于
苟可効游揚。其何愛。蓋頗有不逢人刺刺。使一片苦心。

百戰偉績昭昭在人耳目者非夫也

○致川紳張景銘

頃以數行附塾江戴尉上通聞問未知曾徹台覽否臺下東卧東山得趣丘壑佳園精舍固足以自樂惟是功在桑梓而位不酬勞在國家而祿不及此第所逢人刺刺而不能已乎言者也昨撫按西臺有便相聞皆曾以一言推轂想緇衣之好人心同然不待第詞之叮嚀矣川功久置不叙幸高大司馬欲借以風勵將來特行本地方覆勘若使澈同年吳按君為政必能鋪揚盛美

以備廟堂採擇第恐其及瓜而代後來者又未意知向何如耳第仰仗鼎庇叨冒逾涯誠屬厚幸乃患難相與無如台臺而猶然里居第則何以為情若叙功之日苟可効犬馬其何愛燕類此第素所自盟也風便附候台祉微物少將鄙意諸情不盡

復毛撫臺公祖

恭惟老公祖一下車而甘霖時注百穀用登江南久困之民欣欣皆有起色不啻回枯槁而陽春矣惟是起解協濟銀一事有不得不大費清心者夫三吳為根本重

地而海防為緩急機宜區區數萬緡所積幾何而况賑濟災黎用去其半則所存蓋無幾矣伏讀大教起解三萬有奇取數不為不多而廟堂之上猶存乎見少是何異竭澤焚林而不計其後者也蓋事出上意即相公不能閱其說即生草無所贊其詞亦付之長太息而已至于搜括助建則以帑藏如洗之日而為剜肉醫瘡之計老公祖百倍苦心固不待瑣詞畢而已昭揭于天下矣既命及之當逢人疊疊具道其所以然耳據實以覆無似主臣

卷同年
復魏澹明年見

弟荷老年翁知愛三十年已覺無兩至于肝膽相照與意氣相投則于昨兩年而益津津有味不謂台駕南而弟遂孤而無與也夫以老年翁之品之望即備位股肱主持國是豈不足增朝家之光而乃一麾而南處于清虛無用之地豈上天生豪傑之意耶况如弟者碌碌庸庸無足比數目前已覺叨冒此後敢有他望乎伏讀瑤章知己崇德此祖宗根本重地所藉而生色者也老年翁到處皆有美政豈獨于陪京而傳舍視之必有一

番振頓如署中瑣錄至今奉以為楷者矣

復魏澹明年兄

伏蒙年翁問以時事詢以出處此非弟所知也。然臣不敢以臆對。當今有可與為堯為舜之主。而大臣不能引之以古誼。有可以不至為唐為宋之禍。而小臣不能捐之以成心。相傾相軋。其流之弊。未不知所終也。生其時者。將浮沉名位。既以其浮沉而議之。將超然高蹈。又以其高蹈而訾之。計惟有孔子二語曰。用則行。舍則藏而已。如弟竊食大庖。原無所事事。而不敢即安。至舉七萬白糧。一一親收之。吏胥不得乾沒。保歇不得侵牟。糧解蘇息矣。而怨者謗者固不少也。苟其棄我。便當奉身以退。如其不然。姑一日居乎其位耳。此弟之自為謀也。不識可以此為年翁謀否。據臆以對。不盡欲談。

復粵東晏代巡

恭惟台臺肅將。簡書巡行東粵。揆文奮武。海邦奠磐石之安。布德宣威。五嶺標銅柱之盛。此真下慰蒼生之望。而上行聖天子南顧之憂者也。乃蒙俯賜清問。詢及芻蕘。斯又焉能贊一詞乎。無已。則有左方伯汪起鳳。

碩德壯猷、可謂藩臬之冠、暨東莞令李模、敏才清操、可謂縣邑之良、在汪為甥兒女親、而李則舍甥也、倘皆以特達遇之、必能裨益休明、仰贊鴻烈、他日當知燕言之不謬矣。

○復文受寰年兄

再承大教、欲上寬限之疏、拜而讀之、詞意真懇、必可以動明主之聽、而不意廟堂先已成年翁之高也、第嘗謂處今之世、進退實難、浮沉名位、既以其浮沉而議之、超然高蹈、又以其高蹈而非之、如年翁實有苦情、不

能超朝一疏、再疏、可以允矣、乃不允于陳乞之日、而允于人言之時、真情既晦、大體亦傷、豈非所謂進退兩難者乎、雖然、年翁不能得之皇上、而因人言以得之、此所謂塞翁失馬也、知必不以介意矣、尺疏似可無上、肅此奉覆、不禁黯然。

復高經畧

不肖東海孤踪、未聞軍國大務、曾一望丰采、親領矩矱、乃知擔當宇宙、正自有人、斯社稷生靈之福也、日者聖天子惠顧東北、舉榆關重地、煩台臺彈壓之、將見前

旄甫臨三軍生色先聲一播醜虜寒心所以張桂伐而掃夷氛者指日可俟矣茲承使命之辱乃知節鉞已抵關內某有引領東望竚看膚功之奏而已肅此報命臨楫無似瞻切

復舊巡撫周公祖

牛書此後定考

百老公祖飄然去國而三吳人如若赤子之離慈母也矧不肖又沐愛最深者乎翹首台光可勝瞻戀而適捧瑤章不啻隔千里而面命之欣慰欣慰繳一勅一事原極易易因時日稍遲似不若代繳之為便業面致敝鄉

相公已蒙許可而有力言其不可者不得已使來後卜之得兩吉焉遂敢以大疏封進果奉旨下部矣然後知聖天子之無成心即相公不過奉行德意而某輩又何能為役乎既命及之不敢不述其始末其寔無足慮也雲山阻隔良晤未期伏望老公祖公為道自玉以

致文湛持年兄

獻歲以來明主未有舉動而削奪舊吳江大快人意可見天道之好旋而人謀之不足恃也杜門杜口原非

豪傑本色。處今之世。不得不然。年翁得之矣。第碌碌浮
沉。悉之前車。第不知將來何所稅駕耳。

8 復同申年謝太涵漢藩

同籍兄弟。不相聞問者幾三十年。雖曰天各一方。而疎
濶之罪。第則何以自道。乃蒙使命遠存。翰貺交賁。何異
拱壁從天而下也。感甚慰甚。年臺以文武壯猷。當西南
半壁。掃清上六衛。而黔之血脉以通。收復霑益等州。而
滇之籬籬以固。至于措兵措餉。能為無米之炊。議戰議
守。每操必勝之算。斯真當今之韓范矣。第嘗謂以功以

勞。以資以望。以大有造於西南。則年臺宜即真滇撫。而
責以援黔。必有非常建豎。向曾為傅阮軒。公祖道之。
非私說也。乃浮沉外籬。五年不調。豈一國家所以風勵
勞臣之意歟。今以邊俸之崇。滿論功。今宜陞二級。奚止
四年半已也。此當為年臺訟言于朝。苟可效尺寸。無
敢愛蓋類矣。

8 復同申年朱雲來清道

容歲遠承。鼎劄過沐。隆施至念。懷感未已。再辱使命。益
仰垂情。銘佩何可以言。既哉老年翁以濟川長。扣運補

天妙手。在河則河治。在漕則漕治。而又節省金錢。不計其數。此其能已見於天下矣。而循資序轉。猶滯外藩。豈一國家所以風勵勞臣之意歟。讀大教。令人扼腕。彼其功高不叙。固當事暗于知人。而見賢不舉。則吾輩兄弟不得辭其責矣。雖然。鼎望日隆。一簡命將至。建牙開府。將拱而俟之。身。非諛詞也。覃勒布復。不勝縈結。

復毛撫臺公祖

謹啟。吳民無幸。當大祲後。既不能邀曠遠之澤。又舉地方存積而盡。搜括之。姁協濟銀兩。歸于盡。鮮大可嘆也。

惟是屢奉明旨。實難固爭。而伏讀大疏。于不得不解之中。寓不可盡解之意。則一老公祖之心已盡。而他日緩急無備。今日已先言之矣。至於吳中。災黎為目前計。

則原賑五萬。必不可少。為長久計。則吳淞江一帶。寔不可不開。蓋此江一開。則水有所洩。不惟小小水患可無。汎溢即大滂之年。亦不至積而不去。此吳中父老歷歷能道之者。乃近江勢豪。占為膏腴。甚無樂乎有此舉。則夫審其利害。而斷然行之。非老公祖誰望哉。且筴上報

聚之河上。散之食之。尤為故時良策也。惟是望望。台命臨風。無似神注。

致天津督餉黃

奉違台教倏已半載馳神山斗可勝企仰恭惟台臺品
擅夔龍才優韓范無論閔鮮二運大費清心使數百萬
軍興以時接濟即日挑選精兵督發應援先聲足以
奪人氣遂一鼓而挫夷氛則鎮撫給饋與決勝千里兩
者兼之矣某碌碌間曹無所建樹以視台臺戮力封疆
紓憂主上真自愧瞠乎後耳鴻便肅候近履仰祇崇
炤不宣

○復總督漕運蘇旭菴總漕

武林一奉教愛迄今六易寒燠中間缺為候問負歎可
知恭惟台臺奉一人壘書總七省漕運東南四百萬
糧艘藉以灌輸西北數百萬軍興因而克阜此真聖
天子知人之明而我國家長城之托也凡在有位無
不彈冠相慶矧某又素沐知愛者乎遠承瑤劄深感垂
神至問道于盲有不知所對者惟是三吳漕糧向皆以
臘月兌後雖逾期亦無出正二月者今至四五月而後
兌何其遲也則以糧船阻凍空回太晚別無運船可以
更番耳聞淮安廠歲有新造之船似宜早發水次儘數

先父亦可以救遲運之半。其他催趕回空，督促交兌在軍衛有司各加之意而已。若謂有船而無米，自非大旱澇之年不至此。昨年約有七分之收，而吳民又皆急公不患乎無米也。敬吐愚忱，上報台命，伏惟宗鑒，臨啓神馳。

復川紳張景銘

承教大疏，具仰披膈相示，敢不再三斟酌，以負尊委。夫台臺一生心事，及昔年出處，盡在數百言中，真可以告天地而對君父矣。第疏中所對壘者，溫老而溫老，頗負時名，疏中所與為難者，田璫而今日言內璫如齒路馬

也。有此兩端，內則失中貴人之意外，則傷閩西士大夫之心，恐有不諒者，反藉為口實耳。况近日有康道長之事，采道長具疏叩閣，亦不過自為昭雪而嚴旨下部，始則削籍，既則遣戍，皆出于意料之外。時事可畏，一至于此，甚哉其不可嘗試也。台臺試問倪禹老，自知燕言之不謬，遂爾以為蜀中三案萬無久不叙功之理，叙則台臺自有應得之物，似無藉此疏似不必與平辯明，即使位不酬功，此際據事上一聞，第輩皆得明目張膽，其間亦不必此疏為之根抵也。蒙台臺腹心之愛，故敢吐其肝膽。

惟裁察焉

○復申玄渚遵撫

自台臺有意外之事。第每惘然若失。以為仕路崎嶇。一至于此。後聞相公會兩具揭。雖邊有俞旨。而竟不能收。回天之功。不知媒孽何人。遂中毒之深也。伏讀大教。仰見台翁垂情小策。即既去猶殷殷然。感刻何以。台翁以素所蓄積出而鎮撫一方。大則邊務軍情。見于閭閻之一疏。小則民情吏弊。悉于抵掌之數語。第方逢人刺刺。謂當今有真正豪傑。而適遭意外。此則國家之不

能用人。非人負國家也。雖然。出處有數。禍福無常。台翁飄然一去。若未展盡所長。然已脫然是非利害之外矣。試看近日當途之士。豈不得君甚專。而一旦被嚴譴。以去。欲為台翁之行。亦可得乎。第所為稍為知己慰者。以此餘棕縷縷。筆不能既。

○復蜀中羅副總

土城之役。深擬馘二逆。獻之闕下。不意事機未偶。逆被創而逃。此不佞所以至今疚心者也。然古藺一燒。蜀疆遂定。則將軍之功。已見于天下矣。尤願奮其餘勇。縛罪人。

而誅之則不佞雖離地方寔快觀庸功之奏何幸如之
接手劄深感注念來貺附璧并謝

望雲樓稿卷十七終

